

外交官的异国情缘



外交官的异国情缘

孝 廉·玉 恒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彭鹤松
封面设计 孙晓云
技术设计 荀新馨

外交官的异国情缘 孝 廉·玉 恒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排版

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省修水县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25印张 382千字

印数1—10,000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15·707 定价: 3.45元

ISBN 7-221-00129-4/I·44

·引 子·

汉宣帝甘露二年(公元前52年)初夏。

六月亦飞雪的重峦叠峰的乌秣。

削如玉笋的座座冰封围抱着一块高原开阔地。此时，这里正举行着一场悲壮的送行仪式。

一个全身戎装的老年将军，站在汉家圆月旗下，手捧金盅，高举过头，哽咽着说：

“文忠贤弟，诸位壮士，常惠我只能送到这里，山那面不再是大汉国土了。临别之际，请诸君满饮此杯，祝你们此行——”

他说不下去了，泪飞如霰。

站在他面前的一位青年将军，接过金盅，转身对肃立着的一百名部属说道：

“万岁隆恩，委我文忠为罽宾^①使节，蒙诸君慷慨为国，不惜万死追随文忠，我文忠感激莫名。罽宾塞王数次杀死汉使，不放一人生还。我们此行也前途未卜，生死

^①罽宾：古国名，包括今克什米尔、巴基斯坦北部、阿富汗南部，因开芬河（今喀布尔河）而得名。

莫测。为光大汉威德，维护天朝尊严，通好互市，靖翳冥妖氛，我等共肩重任，义无反顾。当此告别亲人、离别故土之际，我们谨向皇天立誓：‘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’，生为大汉臣，死为大汉鬼，临难不惧！”

说到这里，文忠已是泪光莹莹，他把酒奠祭天地。

一百名部属都高捧酒杯，呼喇喇全跪在冰封的地上，齐声说道：

“生为大汉臣，死为大汉鬼，临难不惧！”说罢，将酒一口吞下，一个个泪如涌泉。

汉宣帝的特使常惠席地坐下，怀抱瑶琴，一边弹奏，一边唱道：

“君西行兮我心摧，
山岳缟素兮水呜咽。
水呜咽兮与君别，
何当共瞻兮汉家月？
水呜咽兮与君别，
何当共瞻兮汉家月？”

常惠歌罢，已涕不能仰，众人也相对而泣。

文忠从常惠怀中取过瑶琴，置于膝上，奏出了悲壮激越的曲声，口里唱道：

“望长安兮意缱绻，
千山万壑兮遮不断。
遮不断兮汉家月，
亦应荒外兮照无眠。
遮不断兮汉家月，
亦应荒外兮照无眠。”

这首歌，还是二十六年上文忠的父亲李奇出使颍滨，文忠的父亲灞桥饯行时李奇即兴之作。李奇一去不归，葬身异域，文忠的父亲便在每年送行的这一天，唱起这首歌曲，追悼李奇的亡魂。谁知二十六六年后的今天，文忠也出使同一国度，对饯行的亲人唱起了同一首歌曲，会不会是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文忠和他的使团呢？

当他唱到最后两句时，随员们都颤声相和，或敲石块，或击兵器，以为击节。这和声，飞出平地，飞过深壑，飞上四围冰雪之峰。群峰也为之动容，如痴如醉地呆呆伫立。

· 第 一 章 ·

塞王斯巴拉伽达梅斯醒了过来。

他习惯性地向着挂着天鹅绒毯的对面墙上张了一眼，从罗马进口的玻璃水漏计时器的刻度，已经指向十一点了。

他疲劳未解，头痛未消，眼睛发涩，舌面发苦，他觉得昨夜通宵达旦的酒宴老化和破损了他。他暗自说道：“老师卡托米斯的话差一点儿触及了真理：耽于酒色会淘虚了身子。要这话是我说的，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则确定无疑了，但是，却由他说了出来，这就不可能不失去了它本应有的光彩。”

他因此而生气，生气就想惩罚他瞧着不顺眼的宫中女奴。他正想叫嚷咆哮，一个穿丝绸长袍的宫廷女官已脚步轻盈地走了上来，朝他媚然一笑，把一根醃了麝草汁的红鹤毛塞进他刚张开的嘴里，给他清洗口腔。

他每次睡觉醒来，不是因做了恶梦而光火，便是因感觉不适而生气。这时候，

他往往严厉处罚他第一眼看到的人，不是把她扔进动物园里去喂狮虎、毒蛇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“去同动物们乐乐”），便是将她鞭笞至死。因此，他睡觉快醒时，一般女奴决不敢出现在他的视线内。

但女导官却是例外，只有她此时敢去侍候大王。这不仅因为她善于察言观色，以诙谐和幽默的趣事、笑话、奇闻冲去大王胸中的烦闷，还因为从她十五岁到大王（那时大王二十五岁，还是王子）身边，整整十年了，并且给他生了个女孩，虽然这女孩没长成人，却是大王有生以来的第一点血肉的遗传结晶。因此，大王对她另眼相看，虽然她也拴着蓝色的腰带。这蓝色，是当时属宾法定的卑贱颜色，为奴隶们衣饰上的专用色彩，正如紫色是高贵的色彩，只有王室才配使用一样，其他等级的人不得染指（当然，除了衣饰，禁止也并不严格，例如画画、屋里的装饰等）；并且，这蓝色使用在衣饰上量的多少，与人们的地位恰成反比，一般奴隶用全蓝，有身份的释放奴隶仅用来装饰衣袍的边裙，释放奴隶中有官职的（如侍女长、奴隶监督）就只用蓝色做腰带了。

洗过口腔，两个官奴扶了塞王去蒸气浴室，用驴奶洗澡。

塞王仰躺在刚淹过腹的大理石驴奶池中，头枕在特制的石棉枕上，闭着眼，听着蒸气喷进室内的嘶嘶声，嗅着加有高级阿拉伯香精的奶汁，惬意极了。经过官奴们滑润细腻的手指一小时的慢揉轻触以后，塞王的精力恢复了，他又感到自己强健无比，乳春的焰火熊熊升腾。

他睁开眼来，透过迷茫飘荡的蒸气，他看着动作生疏的左边的官奴，问道：

“第一次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尊敬的大王。”她的声音低得有如耳语。

“还没开盖的马奶酒？”他问右边官奴。“未开盖的酒”，是他对处女的一种隐语。

“洁白无瑕。她就是大王夏天去迪尔游幸时看中的那个地方官的女儿呵！大王宣布将她贬为奴隶，带来了宫，交女导官调教了两个月。”

那时，在这个国家，国王看中了任何大臣的有姿色的女儿，如果大臣不愿献进宫内，就可以宣布为奴，收进宫中，女儿的父母也往往因此下牢。

“呵，我记起来了。”塞王用手托起左边宫奴的下巴，端详着她的脸。他记起了这张曾使他动心的脸。但因这类事情太多，事后热情消退，再加碰上别的美女，他也就淡忘了。不过，他的旨意是没人敢违背的，照例得把他看中了的女孩弄了来，收在宫中。这女孩能否近得了塞王的身边，就全由女导官安排。今天女导官安排了那个迪尔地方官的女儿来给塞王洗澡，就是希望能勾起塞王的记忆。她的父母还在牢里啦！

幸而塞王还保存了这段记忆。看着她娇羞无比的样子，他动心了：

“和我一同洗洗澡吧！”他抓住她的手。

她涨红了脸，低头说道：“奴婢不敢，会脏了高贵的大王的身子。”她力图把手挣脱。

“那么，你愿意去动物园乐乐？”他阴沉着脸。他常常把忤他的意的宫奴扔入动物园喂猛兽。

右边的宫奴忙笑着说道：“她害羞哩。”她忙去给迪尔长官的女儿脱衣，一面暗中掐了她一下警告她赶快服从。她知道此时此地国王并没有性的情趣，不过是一种色情狂的病态心理和习惯痼疾，要在沐浴后抱着美女，用手指研究女人的乳房，用舌头研究对方的口腔。

这一次塞王也没有例外。十分钟后他情满意足，觉得这女子特别可意，配合密切。

迪尔长官的女儿紧偎着他：“大王是光明万丈的天神，一定

愿把光明投射在我的父母身上。”

“好，恢复他们的自由和职务，赐银币五千枚。”塞王在心情高兴时，也是仁慈的。

浴池外的宫奴连忙跑出去向女导官传达圣旨。迪尔长官的女儿忙谢恩不迭地说：

“大王，仁慈的世界之主呵，愿你万寿无疆！”她眼里闪烁着泪花，心中暗自说道：“多亏了女导官。我虽然被毁灭在这活地狱里，全家人却因此走出了坟墓，告别了死神！”

她起身穿了衣，用宽大的丝绸袍子将塞王裹了，把他扶进娱乐室。午浴后，他总要在这一里玩乐一番，或者欣赏舞女跳舞、歌女放歌、乐女奏乐、女诗人诵诗、女演员演戏，抑或和某个美女春风一度。

在那里等着梳发、修指甲、修脚的侍女各二名，她们精心履行了自己的职责。

她们退出后，两个宫奴走了进来，给塞王身上擦了橄榄油，发上浇了马鞭草的香汁。此后，又由专门的宫奴给塞王换了无袖紧身长袍。

只剩塞王一人躺在便榻上时，宫廷女导官走了进来，躬身问道：

“请尊敬的大王点今天的节目，被召来的女艺术家们都有崭新的内容献给陛下。”

“我要听一些事情，重大的。”塞王在女奴面前的话向来很短。

“关于哪方面的，尊敬的大王？”

“汉朝大使。”

“一切如故，整天做生意，在他与枢密院五个人和二公主他们合伙办的商店里。”

“他会过安尼娜了吗？”

“去了三次，都碰壁而返，礼物也没有送进去。”

“‘保护’他的人很尽责守吧？”

“很尽职，一切都有记录。除了晚上。”

“为什么要中断呢，晚上？”

“总不能‘保护’到使馆里去呀！混进去的都给他发觉弄出来了。”

“叫二公主送文忠一个侍女，要美，要得力的。”

“就怕文忠不收。”

“他不能不收。快一点！”

“是，照大王的旨意办。”她心中不以为然：凡接触过文忠的侍女都夸他为人很好，比本地男子别有风度，送了去，不会变了心？她虽然这样想着，还是承诺照办，她向来没胆量驳回塞王的昏愤命令。

“那头帕提亚（波斯）公骆驼有什么反应？”

“他叫嚷汉人抢了他们的生意。弦外之音是说大王搞平衡，想让汉人抵消部分帕提亚影响。”

“帕提亚公骆驼”是塞人给帕提亚大使取的绰号，因为他象发情的公骆驼那样追逐碰到的每一个美女。女导官很讨厌他。这几个月来他经常向塞王送厚礼，又动不动以战争威胁来控制塞王，塞王对他又恨又怕，女导官自然也怕他。

女导官的美丽和温存使塞王的感官陶醉了，他把她拉坐在他的膝上，一边给她以柔情，一边在她耳朵边轻声说道：

“我国杀了三任汉使了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还去迎汉使吗？”

女导官此时既心荡神移，又受宠若惊，她以为塞王会和她鸳梦重圆了，她无暇思考那些与她不相干的事情。她摇了摇头。

“为了救我的国家呀！”

“我不懂，汉朝这么远，她的兵也来不了啊！”

“正是因为这样，杀了汉使既不会受到兵祸，又可以救我们

了。”

“我更糊涂了。”她言不由衷。

“帕提亚怕汉朝占了这儿呀！汉使一来，他就拼命拉拢我，向我送礼。懂了吗？”

“还是不懂。”她早已明白这里面的把戏了，不过她宁愿在他面前装得更天真烂漫一些。“那为什么又杀掉汉使呢？老留着，老让帕提亚人送钱不更好吗？”

“帕提亚人会那样傻？他们是些狡猾的恶狼！”他对帕提亚人的恨是双重的：一恨他们以强凌弱，欺侮自己；二恨他们的前任大使勾引自己天天寻欢作乐，害得自己丧失了生育能力，现在三十五岁了。虽后宫充盈，却膝下阙然，王位只得传给妹妹。想起这些，他更伤痛和女导官生的女儿的夭折，不由潸然泪下，把女导官的脸紧贴在自己的脸上。

女导官从他的脸上读出了他的心思，也可怜起他来，伤心地为他拭泪，一边劝解道：

“大王不要伤心，只要不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，天神一定会送你子女的；只要整整朝政，富国强兵，就不怕帕提亚人的欺压。”她第一次斗胆地曲折批评起他以前的行为来。

塞王却摇摇头：“萨克族^①的贫弱，现在已经到了极点。没复兴的指望了。”

“天神并没抛弃我们，不能灰心气馁。我们不祈求逆境会轻易好转，但我们应该有一颗征服逆境的心。”

“我的心早烂掉了，死掉了。两年前，帕提亚人帮助我登上王位时，就把我的心摘去丢进了垃圾堆，而今早已腐烂了，发臭了。”

女导官一惊，“难道真是你暗杀了大王子”的话已经溜到舌尖，她猛然想到他喜怒无常，还是不问为好，便说道：

^①萨克族：汉译塞种，原住里海黑海间，游牧民族，后东迁至七河流域（阿姆河一带），为乌孙、月氏人所压迫，南迁入波斯东部及印巴次大陆。

“这回来的汉使，听说是个文武兼备、足智多谋的将军哩，可以依靠他去和帕提亚人作战吗？”

“不能！世界是建立在欺诈之上的，人生不过是个幻影，除了自己，别的人都不可信赖，人们都在寻找别人的弱点加以利用。”

女导官的心凉了，“这样说来，他连我也是不相信的。”她默不作声地这样暗中对自己说。

“文忠这次来的业绩，和他的前任一样：送来可供我退敌的头颅和战败后赔款的银钱。”

“你还想杀他？”

“是帕提亚人要杀他，不过借我的手。你记得二十七年前那次汉使被杀的事吗？”

女导官摇摇头。

“那一年我们萨克族的首领完罗勒斯^①惨败于帕提亚人，被迫接受帕提亚的封号，我们国家也只得照旧：用汉使的头退了帕提亚兵，用他们的财货赔了款。”

“十五年前杀死汉使李奇也是这种原因吗？”

“同出一辙。我们打了败仗，丢了赫拉特。”

“两年前我们又丢了阿拉乔西亚^②。”

“因为没了汉使的财货，我们的国库掏空了，因为没了汉使的头颅，我们接受了帕提亚在我国都城的三百驻军。因此我继位后又请来了汉使，不然，下次战争，我不仅会丢了高附^③，还得接受帕提亚在都城驻兵五千甚至五万的条件。”

听了塞王这番话，女导官对罽宾国的前景也不寒而栗。

塞王苦笑道：“反正还有大片国土，我又没子女继承，我这

①完罗勒斯：塞种首领。约公元前八十年败于帕提亚，任东伊朗省分的总督，取消王号。公元前四十年左右死去。

②阿拉乔西亚：古地名，包括今阿富汗、坎大哈等地。

③高附：即今喀布尔及其周围地区。

一辈子总是够卖的。人生总是梦，死去一场空，让我们尽情欢娱吧！”

他解开了她的长袍，又开始研究起她的体形美来。

女导官久在塞王身边，没听他和任何一个女人（包括他宠爱的塔诺娜王妃，王后长年累月不和他见面，除了上朝以外）谈过他的苦恼和忧愁，今天却向她倾诉一番，她异常感动，再加上他的柔情的抚摸，她更痴心如醉。她觉得应该使他振奋起来，做一个英武有为的统治者。她摩娑着他的鬓角，以甜密的情愫说道：

“尊敬的大王，人民信仰着你，国家依靠着你，大王应该很好利用人民对你的忠诚和对帕提亚人的仇恨，摆脱他们的魔爪。”

“幻想，空想！帕提亚刚大败罗马这个世界帝国，无敌将军黑克马斯已把罗马的鹰旗踏在脚下^①。萨克人的科芬国^②没法在这沉重而巨大得象兴都库什山的铁蹄下直起腰来，只好零割碎卖。”

“可是，还有两个未婚的公主，她们都需要国土做嫁妆，大公主还要继承王位的。”

“安尼娜两年来从不朝见我，我什么也不给她，只给她贞女的崇高位置。把王位、剩余的国土留给卡尼奥蓓。我即位时早已私下对她说过了。”

“可是，枢密院不会同意的，谁继承王位要他们议定——在大王没有子女的情况下。”

“五人院除了叔父高附翎侯，没人反对我的意志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让女导官给他宽衣解带。

女导官的心因出乎意外的狂喜而颤抖：差不多五年了，塞王没对她这样亲热过。“他还恋着我，我毕竟给他生过孩子呀！为

^①指帕提亚军于公元前53年大败罗马叙利亚总督特里木维尔·卡拉苏斯于哈兰之战。

^②科芬国：属宾国的波斯语本音，以科芬河（波斯人对喀布尔河的称呼）而得名。

了他的名声，为了国家的复兴，为了安尼娜的不无辜被褫夺她应有的权利，我应该接受文大使的劝告，向大王建言。以往在这个时候，他总是听劝的。”她这样想着，便轻柔地说道：

“安尼娜智慧而仁慈，深孚众望；卡尼奥蓓名声不好，大家都认为母后和大王子的死与她关系重大。立二公主，会让后人说大王的闲话的。”

塞王突然笑脸换成恶脸，猛地站了起来，让她跌在地上。他眼露凶光：

“你，一个卑贱的女奴，也敢劝谏我，诽谤我！”

女导官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心里叹息着：

“完了，他不再是过去的他了。”

她脸色平静地等待着最严厉的惩罚。

塞王见她不哭泣，也不下跪求饶，更加光火，朝外大嚷道：

“把这个该死的女奴送到动物园里去！”

女奴们跑了进来，见女导官一丝不挂地坐在地毯上，不知她为了什么与国王转瞬之间从恩爱化为仇寇，又不敢问，只是跪下磕头，代她求饶。

塞王见女导官脸上既无死的哀戚，也无生的渴望，心中诧异，上前揪了她的长发，命令道：

“你快求饶，我就赦免你！”

女导官却异常平静地回答道：

“我恳求大王让我去死，从人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，一劳永逸！”

一女奴见塞王还在感到迷惑不解，忙求道：

“她可是最会体贴大王的人了……”

塞王眉头一动，决定宽恕她：

“你将被鞭打五十，作为敢多嘴的教训！当然，不会伤了你的皮肤。然后，派人去邀请各国使节赴今晚的盛宴，再去把你刚找到的

那个女诗人召来给我读诗。无诗无酒，真是庸俗不堪，百无聊赖。”

女导官首先执行了塞王的命令，然后再去受刑。因她是奴隶之首，执刑的奴隶不过把她的衣服鞭了数十以遮人耳目，他们还要为国王留下一个美丽的形体。然后女导官回来向国王禀报。走进娱乐室外的暖阁时，只听得塞王和女诗人的如下对话：

“《伊利亚特^①》真美，叫人肺腑清爽。一个诗人的桂冠真值得用王冠去交换。我多么后悔生在帝王之家，无法四处漫吟！不然，我也会是一位诗人，名噪一时，流芳千古。”

“陛下这精辟的言词，明哲的警句，惊人的思想，高尚的情操，足以使荷马对你兴叹，自愧弗如。为了替人类保留这一份无价之宝，我要把陛下的言词记录下来，永传后世。”

“这是美的力量啊，它点燃了我智慧的明灯，激起了我的诗情和灵感。美，多么迷人！众神也为之倾倒。海伦^②的美挑起了一场特洛伊战争，你的美，会挑起一场迦毕试^③战争的。”

“我虽然还没生过孩子，却已二十五了，人老珠黄，在英俊无比的大王面前，自惭形秽！”

“你的美会使海伦嫉妒而死，会叫维纳斯深山潜形。为了追随你的香尘，我愿当一个乞丐，把王位抛弃……”

事态的发展可想而知了。

女导官异常悲伤地离开暖阁，凄楚地想道：“他彻底堕落了，不可救药了。文大使，你要当心他啊！你好心要我把他从地狱里拯救出来，他却以怨报德，差点把我送进坟墓了。”

※ ※ ※

①《伊利亚特》：公元六世纪人荷马编辑的史诗，吟咏希腊和特洛伊人争夺特洛伊城的大战。

②海伦：《伊利亚特》中的希腊美女，因特洛伊王子亚历山大诱拐了她，引起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大战。

③迦毕试：属宾国的首都，位于兴都库什山南麓，喀布尔东北部，此处是老迦毕试，非新迦毕试。新迦毕试在巴米安正北。

就在女导官婉言进谏的时候，汉朝大使文忠正伫立在使馆的高楼上，怀抱前前后后山，梳理万万千千愁。

到鬲宾以后，他就以最快的速度，与五个枢密院成员及二长公主^①合伙经商，开了六个铺号。这里南通印度，北接大夏，西连帕提亚帝国^②，为往来辐辏商旅汇集之地，向来贸易发达，为王国的主要经济收入的来源。此时虽趋衰落，但因帕提亚隔绝了中亚至罗马的贸易往来，大部分西去东来商人，便改从印度河入海走海路，因此，商业仍很繁荣。三个月来，文忠的丝绸大赚其钱，每匹（四丈）售价比国内高了四五倍，丝绸与黄金的比价竟高达二比一，也就是说，一斤丝绸能换半斤黄金。金币银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使馆，他的钱库与日俱增。

鉴于前三任汉使出而不返的惨痛事变，文忠出使时，汉皇就授予他便宜处理两国关系的大权，不必再经请示。宣帝明白外交的基石是实力，因道远不能派大军护送使团，便给了他近二百万斤丝绸，由他全权支配，一来通好互市，扩大汉朝影响，二来作为文忠开展外交活动的财力后盾，要他务必完成使命，凯旋而归。

三个月来，互市活动虽然顺利，但文忠心头，却愈感沉重，因他不是来异国绝域当陶朱公的呵！他率领百名忠肝义胆之士，来此万里蛮荒烟瘴之地，是为了挽九天银河仙浪，雪前耻，洗污秽，靖鬲宾呵！

鬲宾的国情，也实在复杂纷纭，叫人难以经纬。这里为历代东西方征战之地。东周中叶（公元前六世纪末）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征服了这里，战国中叶（前329年），希腊的亚历山大一世取

^①二长公主：即卡尼奥蒂。汉人称帝王女为公主，帝王姐妹为长公主，帝王姑为大长公主。塞种人通称公主。

^②帕提亚帝国：即今伊朗。汉时称安息，罗马人称帕提亚，为当时世界三强（罗马、帕提亚、汉朝）之一。